



尼古拉·托曼著

在前綫附近的車站

中國青年出版社

在前綫附近的車站

尼古拉·托曼著 船甲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НИКОЛАЙ ТОМАН
НА ПРИФРОНТОВОЙ СТАНЦИИ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3 ЛЕНИНГРАД

書號 790 文學 183

在前綫附近的車站

著 者 (蘇聯) 尼 古 拉 · 托 曼
譯 者 船 甲

出版者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 上 海 市 印 刷 三 廠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3/8 插頁 2

字數 86,000

定價 (5) 0.37 元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反間諜小說。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蘇聯某地前綫附近有一個車站，因為大規模的戰役就要在附近展開，鐵路運輸工作頓時緊張和繁忙起來。鐵路員工們為了積極支援前綫，忘我地、奮不顧身地、日以繼夜地勞動着。這時，法西斯德國的間諜機關，命令潛伏在那裏的間諜，積極進行活動，刺探蘇軍軍事活動的情報。這個間諜是非常狡猾的，他利用做鐵路員工的身份作掩護，暗中收集情報，把機車運轉的情況，用非常巧妙的方法通知暗藏在另一個車站上的間諜。當時，站上有一個名叫阿列欣的共青团員發現這個人形跡可疑，便將他的情形報告了蘇聯的保衛機關。保衛機關經過了縝密而又緊張的偵查後，發現他們那夥人有刺探軍事情報的嚴重嫌疑。為此，除了派人嚴密監視他們的活動外，還利用佯攻的辦法來迷惑敵人。等全綫軍事準備完全完畢時，不但這一夥間諜束手就擒，連德軍指揮部亦還在夢中哩。

克烈斯处長的任務

蓋姆少將皺着眉头，翻閱着放在他桌上的褐色大文件夾裏的文件。他那張容易發怒的瓜子臉，不時露出特別緊張的神色。看完打字机打的最後一頁文件後，他氣冲冲地合上文件夾，猛地从桌旁站了起來。他那瘦長的皮包骨的身体，由於這個果決的動作，發出喀喀的聲音。

秘密情報員最近收集的情報，不能滿足蓋姆的要求。蓋姆將軍根據這種零散的、互相矛盾的材料，對對方的意圖無法做出可靠的結論；但今天他得向克烈斯處長報告自己的看法。一想到這點，消瘦的蓋姆渾身便一陣陣的打顫，胃病發作得更加厲害了。

像克烈斯處長這樣不知愁的人，鬼知道，會怎樣的煩惱！這種人滿腦子是美妙的希望，雖然誰都沒有像他們那樣糊塗和愚笨，但總覺得什麼都特別簡單、容易。最糟的是誰也沒有責難或懲罰過他們。

就拿克烈斯那種幾乎是神話般的官運來說吧，最初，他在綽號叫“啞巴上校”的尼古拉領導的“三B科”裏當個無名的情報員，沒有建立什麼特殊功績，不久，因為受到希姆萊的賞識，開始領導總參謀部戰略情報部的一個處，爬到處長這樣高的職位。這個職位相當於軍隊裏的中將一級。現在，這位官

運亨通的人，將要教訓在德軍各種情報機關裏混了三十多年的蓋姆少將。

蓋姆將軍用兩隻長腿在辦公室裏柔軟的地毯上匆忙地來回踱着，大約有五分鐘的光景，隨後他猛地打開副官的門，用命令的口吻說：

“準備好向克烈斯處長報告所需的一切文件。”

“一切都已準備妥當，將軍先生。”

“我過五分鐘就動身。準備好汽車。”

“汽車也準備好了，將軍先生。”

副官蓋別里上尉總是什麼都準備得妥妥當當的，所以蓋姆將軍什麼時候都沒法對他發脾氣，斥責他慢性子。

過了半小時，蓋姆已經走進處長辦公室，室內擺設着從巴黎運來的傢具。克烈斯向他溫和地笑了笑，微微點點頭，請他在沙發上坐下。

“我真想對這個胖傢伙說幾句什麼，讓他趕快收起這種怪笑！……”蓋姆坐在柔軟的皮沙發上，陰鬱地想道。

“嗯，你從你手下人所供給的情報中得到了些什麼？”克烈斯遞給蓋姆一盒雪茄，問。

“一點有用的東西也沒有，”蓋姆吸了一下鼻子，嗅着他熟悉的煙捲的味兒，回答。

“要知道，我們正處在偉大事件的前夜，”處長把長滿紅毛的又短又肥的手指放在桌上，說道。

蓋姆聚精會神地弄斷雪茄頭，皺着眉。

“我們在美國情報機關裏的朋友通知我們，說俄國人企圖

準備進行大規模的戰役。這次戰鬥很可能會在鮑蘭德將軍所屬的地段上展開，”克烈斯繼續說，漠不經心地把身子仰向椅背上，竭力想顯示一下自己的消息靈通。

“能够這樣信賴美國情報機關嗎？”蓋姆懷疑地說。

“爲什麼不能呢？”克烈斯覺得很驚奇。“供給我們情報的不僅有美國人，而且還有英國人和法國人。他們供給的情報和美國人的判斷沒有什麼出入。他們沒有必要迷惑我們：要知道，他們希望他們的同盟者俄國打得精疲力竭。”

克烈斯凝視了一下蓋姆那張陰鬱的面孔，最後鄭重地結束說：

“這樣一來，我親愛的蓋姆，幾乎歐洲各國情報機關都把敵人活動的情報供給我們了。關於蘇軍指揮部準備在鮑蘭德將軍所屬的地段上進行大規模戰役的情報，是非常可靠的，我們一點都不懷疑。但可惜這些情報暫時還只是很原則的東西。現在給您的任務，就是準確地判定蘇軍進行主攻的地區。關於這個問題，您可以報告些什麼嗎？”

蓋姆能够報告些什麼呢？要是在從前，他倒是可以不加思考地向克烈斯講出自己的計劃來的。由於幼稚，他從前認爲戰略情報機關的目的，只是判定敵人兵力數量、軍事技術和工業的狀況。當然，這對判定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的軍事力量，是已經綽綽有餘的了。但在判定蘇軍威力時，雖然他們收集的情報並沒有什麼大的缺點，但結果總是要失敗的（蓋姆根據自己切身的經驗相信這點）。因此，在判定蘇聯的兵力時，除了這些材料，還得有其他一些什麼。但是，難道蓋姆能

够拿自己的職位，以及比这更重要的东西來冒險，公開講出这种想法嗎？

克烈斯這時正盯着將軍，等他回答，最後蓋姆小心翼翼地講出了他的看法，但同時準備等克烈斯一露出不滿的表情時，馬上就改變聲調，同意他的一切。

“在前綫附近的某些苏联車站上，我們派有可靠的情報員，”蓋姆用不大的、微帶嘶啞的聲音開始說，注意着克烈斯那張滿面油光的臉孔上的表情。“在苏軍預定活動的地區的兩個重要車站上，我們都派有這樣的情報員。”

“我想，在這樣的情報機關裏工作的都是些有經驗的人吧？”克烈斯問。

“当然，”蓋姆滿有把握地說，“比如，三十三号情報員，遠在俄國革命前，他就在一個鐵路局管理处服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時期，他曾經按時供給我們關於這條鐵路的軍運和運轉能力的情報。可是，革命後不久，我們不得不迅速把他調到德國來，因為契卡[⊖]突然摸到了他的足跡。在我們這裏，他在舍菲維斯上校的專門學校裏重新受過訓練。之後，有兩次，我們曾企圖把他派到俄國去，但只是在戰爭初期才派了過去。”蓋姆沉重地喘了口氣，注意到了胃裏的劇痛，隨後接着說：“潛伏在另一個鐵路段上的二十七号情報員，比三十三号經驗少些，但是他也在舍菲維斯的學校受過專門訓練。我們是通过三十号情報員，同這兩個情報員進行聯系的，關於三十号，我已經向

⊖ 即全俄非常委員會。這是在十月革命勝利後爲了鎮壓反革命分子而成立的組織。

您報告過了。”

“這樣，”克烈斯贊許地點點頭，用那隻肥胖的手拍拍桌子。“我想，關於前綫附近各車站緊張工作的情報，就能夠使我們了解俄國人的全部企圖了。用鐵路大批調動部隊，能滑過我們情報員的眼睛嗎？看來，這都是些相當機靈的人，既然他們直到今天還能安然無恙的話。”

“是的，當然嘍，”蓋姆急忙同意說。“但是，我覺得有必要告訴您關於他們所以沒有被人發現的秘訣。您要知道，直到今天為止，他們領受任務的範圍一直都是很狹窄的。他們只告訴我們在他們執行公開職務範圍內所得到的材料。”

“給我報告得確切些，”克烈斯簡短地命令道。

“就拿安置到機務段裏我們的一個情報員來說吧，”蓋姆回答，“他只報告經他手的文件上所規定的機車的號碼，當然，這使我們可以得到機務段的全部機車的數量。我們命令這個情報員暫時不得管其他任何事，免得引起蘇聯保安機關的懷疑。”蓋姆停了一會兒。“這種方法，”他繼續說，但是信心已經不大，“從掩護情報員的觀點來看，當然很好，可是也有它的缺點。我倒是想把它叫做消極的方法，就是說，它只能給我們提供敵人的有限的情報。”

“您認為這還不夠嗎？”克烈斯微微眯起那忽然變得很難看的小眼睛問。

“在某種程度上……”蓋姆剛剛開口。

但是克烈斯突然打斷了他的話：

“不，不，將軍！這種方法是再好也沒有的了！怎麼，您想

叫您的潛伏得那樣好的情報員，去探查俄國工人的情緒，或者是做有利於我們的宣傳工作嗎？要知道，只要他們提出個不小心的問題，蘇聯保安機關馬上便會把他們抓起來的！老實說，蘇維埃精神，蘇維埃思想到底是什麼東西呢？這種思想難道不是靠着物質因素嗎？而我們正是在偵察着敵人的這種物質因素。我說的對不對，將軍？”

蓋姆本想回答克烈斯，說不能忘記相反的現象，就是思想對物質因素的影響，但是，他認為還是以不講為妙，因為這差不多等於承認馬克思主義觀點。於是蓋姆便急忙同意了克烈斯所講的一切。

“完全正確，處長先生，”他馴服地說。

“將軍，我勸您，”克烈斯接着提高聲音說：“不要獨出心裁，不要再找更好的方法了。這種方法可以完全滿足我們的要求：它是客觀的，因為它給我們提供的都是非常精確的統計材料。根據這種材料，我們可以做出毫無錯誤的結論。”

克烈斯現在講話的聲調很硬、很猛。蓋姆懂得，克烈斯所講的一切，就是非常嚴厲的指令。

“是，遵命，處長先生，”他說。

“讓您的情報員，還是照舊做過去他們做的工作吧，”克烈斯繼續說。“我們只要有機車總數的情報就夠了，他們用不着到車站上去計算來往的列車，因為這樣做只會引起蘇聯保安機關的懷疑。要知道，所有蘇聯機車的馬力和實際運行速度的標準，我們都了解。”

“當然嘍，處長先生，”蓋姆不大有把握地隨聲附和說。

克烈斯从桌旁站起来，向蓋姆將軍暗示，他的接見已告結束。

“就是說，您任何懷疑都沒有了？”

“是的，处长先生，”蓋姆現在已經有把握地回答，他認為與其提出自己冒險性的嘗試，倒不如去執行別人的命令。

“要是這樣的話，那我就預祝您成功啦。在和敵人鬥爭時，有這樣一種思想可以支持着您，那就是，我們並不是孤立的，蘇俄的某些同盟國的情報機關在幫助着我們，只要我們願意，他們甚至還可以為我們工作。而俄國人則是完全孤立的（我們嘛，非常瞭解他們的那些同盟國）！我們不該懷疑鬥爭的結局；只是要估計到一切的意外，比如，我們的某個情報員可能被逮捕。但是情報員被捕後，他們的路段不得成為空白點，應立刻派去新的人補充。我們一天都離不開情報。”

布拉文少校的心事

布拉文參加普利瓦洛夫將軍主持的保衛部會議回來時，坐的客車只開到尼佐維耶車站。只是在雙日，當地才有車開往布拉文所在的沃耶沃金諾站去。

尼佐維耶車站，是沃耶沃金諾機務段所屬地段的終點。沃耶沃金諾機務段的機車把空車拖到尼佐維耶站，再從這裏載着物資開往前綫。因為今天是單日，坐客車還得等大約一晝夜的時間，所以布拉文想坐貨車回去。

陰霾的秋天快要結束了。朵朵灰雲低低地飄浮在大地

的上方，彷彿是遠方大火冒起的濃煙。布拉文少校在月台上站了一会，仔細瞧着停滿車輛的車站。這當兒，他憂慮地想到，一旦德國飛機到這裏來轟炸，車站上的物資可怎麼辦才好。

雖然這個鐵路路段距前綫相當遠，但敵機却常常來侵擾。這裏到處都可以看到敵人不久前轟炸的痕跡：路上有幾節被燒燬了的滿載着物資的車輛；車皮上滿是大窟窿，從窟窿裏望得見車輛的架子——燒焦的支柱和斜支柱；旁邊有一輛油槽車，它那偽裝得變了樣的、長長的车身，被機槍掃射得到處是槍眼；一輛載重五十噸的敞車的銲接的沉重的框架，完全被炸毀了，從鐵軌上掉到綫路一旁的地上。

布拉文在車站站房上，也看到了敵機轟炸的殘痕：站房的窗戶上，好多玻璃被炸碎了，釘上了三合板；站房裏所有的牆壁，都被炸彈片打得坑坑窪窪的，好像長了麻子一樣；辦理行李託運的窗口，現在已經完全變了樣了。

布拉文看到這種被敵人破壞的悲慘情景，覺得很難過，——他無論如何還是看不慣這種情形。

就連一路上佔據他整個思想的新添上的心事，都沒有能夠消除由於這種慘景所引起的沉重心情。布拉文的心事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心事，在普利瓦洛夫將軍的保衛部裏和穆拉托夫上校談完話之後便產生了；現在布拉文正在緊張地想着，希望找到解決擺在他面前的艱巨任務的答案。

本來應該去找站長，打听一下是否很快就會有開往沃耶沃金諾的列車，但他却依然在月台上踱來踱去。煙捲早就滅

了，可他依然緊緊地啣着它。

當然，布拉文一定會猜到，不久就要開始進攻。但是準備的規模還不清楚……今天穆拉托夫說，繳獲了一封希特勒間諜機關給它的間諜的電報，這電報對於布拉文來說，並不是什麼意外的事，因為前線的情況比從前複雜了。

敵人經常注意蘇聯的鐵路運輸工作；布拉文少校在自己工作的車站上曾不止一次地扣留過嫌疑分子。但是現在他的地段上，彷彿一切都順利。那麼為什麼穆拉托夫肯定說，沃耶沃金諾站一定有敵人的間諜呢？

調車機車從月台旁邊開了过去。機車短促刺耳的汽笛，使布拉文少校打了個寒顫。他停了下來，吐掉嘴裏已經熄滅了的煙捲，急忙又點起另一支。他瞧瞧天空，看到雲間露出一塊塊的青天。雲朵分兩層：下層的一大塊一大塊地迅速向南方移動，上層的好像是向相反的方向飄浮。

車站後面的高射砲兵陣地上，大砲長長的砲身高聳着，對空監視哨帶着望遠鏡從掩體裏走出來。看樣子，他是向砲兵做了氣象變化和可能有敵機突然來襲的報告。

北風越颯越大。少校扣好軍大衣後，便向值班站長室走去。就在門口，他差點和一個忙着到哪兒去的、年老的鐵路員工碰個滿懷。

“索特尼柯夫！”布拉文認出這是車長，高興地打了個招呼。“到列車那裏去嗎？”

索特尼柯夫停下來，急忙眯縫起眼睛，掃了一下布拉文高大的身材，接着，一面微笑一面行了個舉手禮，說：

“唔，少校同志！您好。您想回沃耶沃金諾的話，我們五分鐘以後就開車。”

“我正是要回沃耶沃金諾，索特尼柯夫！”布拉文高興地說，趕緊跟着這位車長走過去。

“正好，請吧，”索特尼柯夫回答，一面走着，一面把各種顏色的列車運行表放到肩上的皮包裹。“舒服不舒服，我不敢保證，但是要論速度，並不比郵車慢。”

他把身子轉向少校，驕傲地補充說：

“順便說一句，我們今天這趟車的載重量是三千四百噸！”索特尼柯夫笑了笑，神氣十足地拉了拉自己硬硬的灰白鬍子，解釋說：“我們決定把這個車站上的貨物統統裝走。但是，天氣好像是和我們鬧彆扭似的。這些沒有估計到的‘客人們’，眼看就要和我們訴苦了。我和多羅寧一商議，就決定往沃耶沃金諾開一輛超重型車。說起司機嘛，多羅寧，您自己是知道的，這是個怎樣的人。簡直是個鷹！調度員起初懷疑：我們不能搞動這麼個大傢伙，陡坡能不能爬得上去？但多羅寧反問他：‘莫非我們有過開不上去的情形嗎？’問得調度員閉口無言。”

“難道今天不是羅申娜值班嗎？”布拉文問，他對自己地段上所有的調度員都很了解。

“不是這麼回事。羅申娜連問都不會問我們。我們的每個大膽的決定，都完全遂她的心。而且她特別了解我們司機的力量，依我看啊，她不會有任何懷疑，”車長自豪地結束說。

在談話的時候，他忽而急忙跑上枕木，忽而越過橫在他前

面的車廂上的制動台，一直也沒有走上這輛由重型車廂和敞車組成的貨車。少校勉強地跟在他後面。在一架現在已經不用的信號機旁邊，強有力的“ФД”號機車噴出無數的濺沫，飛濺在布拉文身上。

“喂，索特尼柯夫，開車嗎？”一個大臉龐的年青人從司機室窗戶裏探出身子喊道。“您好，布拉文同志！”他向少校點頭問候，他們兩人早就認識。“您回家嗎？”

“是的，多羅寧同志，”布拉文回答，仔細瞧着機車鍋爐覆板的新傷痕。

“大概，多羅寧又遇上轟炸了……”他想到，本想問問多羅寧是不是一切都很順利，但這當兒，索特尼柯夫吹了一聲長長的哨子，機車立刻响起巨大的低沉的汽笛回答了他。

“您請坐吧，少校同志！”索特尼柯夫向車廂制動台那邊點頭。

布拉文剛把住車廂梯子的欄杆，機車便吐出氣沖沖的吱吱聲，慢慢地拖着沉重的列車開動起來。餐車的盤碗發出輕微的响声，掛鈎的彈簧軋軋响起來，所有車廂的制動系統的槓桿和拉桿，發出長久的呻吟聲。

“您注意看多羅寧是怎樣開動這個傢伙的，”索特尼柯夫匆忙地說，跟着布拉文登上車廂的制動台。

索特尼柯夫沉默了一會，屏息着氣，皺着眉頭，傾听着列車上逐漸平靜下來的鏗鏘聲。車廂慢慢地、彷彿久停之後要舒展一下似的，一節一節地鬆開，然後列車聯結器的彈簧就縮緊了。以後，它們又同樣地慢慢向後移動幾下，接着突然猛烈



地推動一下，緊跟着機車煙囪裏發出一陣震耳的、好像大砲轟擊聲的排氣的响声。

“嗯，這次可開動起來了，”車長輕鬆地吐了口氣，用自己的大手摸摸灰白的毛茸茸的鬍子，鬍子上有好幾處被煙草薰成絳黃色的斑點。他笑了笑，又說：“開動這樣重的列車——真要有很高明的技術啊！”

在制動台上

列車加快速度，在經過鐵軌接合處時，車輪發出越來越大的响声。少校在制動台的一張板櫬上坐下來，拿出煙捲，讓索特尼柯夫抽。迎面颳來的風越來越大，布拉文把大衣領拉起來，開始思考。

還是那些念頭。敵人目前還不知道我軍要在哪裏進行大規模的進攻戰，還不了解保證這次戰鬥的大批軍用物資要經過哪個車站，但是他們已經開始注意到：“加強對前綫附近車站的監視”。在我們繳獲來的敵人給他的間諜機關的指令中，敵人明白地規定了這一點。

“但是誰正在監視我們的車站？他又用什麼方法來監視的呢？”少校緊張地想着。

少校因為正在聚精會神地想着這件事情，所以他既沒有看到車長和在制動台前搖動着的前面一節車廂的車壁，也沒有看到在兩節車廂空隙間迅速閃過的風景。

“少校同志，您瞧瞧那煙多好啊，”索特尼柯夫的說話聲打